

第二次委内瑞拉危机中美国海军外交的转型

崔德龙^{1,2}

(1.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048; 2. 新乡学院 人文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0)

摘要:1902—1903年,以英德为首的欧洲国家为了强迫委内瑞拉归还债务,派兵封锁委内瑞拉的主要港口,引发第二次委内瑞拉危机。美国政府为了化解此次危机,将美国海军所有可动用舰只集结至加勒比水域进行冬季演习,并任命杜威将军为舰队司令。此次演习,不仅提高了美国对海上力量运用的认识,同时支持了美国外交活动,对英德形成现实威慑,最终迫使英德两国接受美国的外交调停,与委内瑞拉以谈判方式解决债务问题,从而避免了此次危机演化成欧洲国家与美洲国家的军事冲突。

关键词:间接威慑;海军外交;美国海军演习;第二次委内瑞拉危机

中图分类号:K71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1)01-0086-06

海上力量作为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服务于国家的军事战略。国家的外交行动通常由特定的外交人员执行,海上力量具体参与外交活动的情况极少,而爆发于1901—1903年的第二次委内瑞拉危机(又称委内瑞拉债务危机)^①,成为检验美国海上力量与外交活动关系的试金石。通过此次事件,美国海军不仅贯彻了美国政府战略意志并达成目标,切实维护“门罗主义”这一“外交基本准则”,捍卫了美国的外交利益。目前,国内学界对此次危机的论述散布于通史著作中^{[1]136-138,[2]581},更有以国际史的视角来考察此次危机的论述^②。就国外学术界而言,由《海约翰传》的出版引发的讨论持久不衰,主要关注罗斯福是否在此次危机的调停、仲裁中发挥所宣称的重要作用。本文基于现有原始档案及相关文献,试图探析此次危机中美国海军外交转型与特点。

一、直接威慑策略下的早期美国海军外交

就海军外交的研究而言,则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显学”。海军外交的内涵主要由海军这一军种的性质所决定:海军作为国家力量在海洋上

的延伸,一国海军拥有的海上作战实力、投射军事力量覆盖范围,是该国所能达到的实际控制范围;同样,一国海军可以通过海洋自由航行至其他沿海各国地区,对沿海各国或军事入侵、或军事威胁。简言之,海军外交即是海军通过军事威慑、打击、干预等手段支持一国的外交行动。纵览美国历史上的历次外交行动,海军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美国在建国后便试图建造一支有力的海军,用以保障其商业贸易不受他者的干扰。受限于风帆时代通讯与航海技术,唯有将海军舰艇部署在利益相关地区,或地理条件上占优势的地区才能直接有效地为外交活动提供支持。故美国采取在世界各主要地区建立“海外分舰队”的形式,直接保护美国在当地的商贸利益。

美国在建国伊始,地中海地区的美国商船频遭巴巴里海盗的劫掠。巴巴里海盗以突尼斯、阿尔及尔和的黎波里等地为基地,掠夺途经地中海的船只,绑架船员,索取赎金。各国为免遭祸患,纷纷与巴巴里海盗订立“友好通商条约”,缴纳贡金换取自由航海贸易权。受制于海上力量的不足,1794年,美国国会批准新建六艘护卫舰,用以

收稿日期:2020-09-25

作者简介:崔德龙(1989—),男,河南新乡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新乡学院人文学院助教。

①因1895年至1896年间委内瑞拉与英国因领土争端而爆发的危机被称为“第一次委内瑞拉危机”,故本文将发生于1901年至1903年间的委内瑞拉债务危机称为“第二次委内瑞拉危机”。

②杨盛兰、白建才的《国际史视域下的1902—1903年委内瑞拉债务危机探析》以国际史视角切入,以债务危机缘起、形成及仲裁为主旨,较为详细地梳理了此次危机中英国、德国和美国间的外交互动,参见杨盛兰、白建才《国际史视域下的1902—1903年委内瑞拉债务危机探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保卫美国的海上贸易。虽然与法国的“准战争”和1812年战争打断了美国海军在地中海地区的部署,但1815年,由斯蒂芬·迪凯特(Stephen Decatur)率领七艘军舰组成的舰队奔赴地中海。6月17日,美国舰队攻击并捕获阿尔及尔军舰“玛叙达号”(Frigate Mashuda),击杀莱斯·哈密德上将(Admiral Rais Hamida)及30名水手,俘虏406名水手,19日又捕获另一艘阿方军舰“伊思蒂多号”(Estido)。28至30日,迪凯特率领海军编队停泊在阿尔及尔港,并与美国总领事威廉·谢勒(Consul-General William Shaler)一道,迫使阿尔及尔总督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释放所有美国船只和人员,赔偿美国商人所有的损失^{[3]283}。

美国通过海军行动,直接支持其在阿尔及尔的外交谈判,使得美国在地中海地区第一次摆脱了巴巴里海盗的侵扰,获得了在该地区自由航行、通商的权利。同样,美国海军通过类似方式,于1853年由佩里准将(Commodore Matthew C. Perry)率领两艘明轮军舰和两艘单桅纵帆军舰,直接停泊在江户湾(Edo Bay,现称东京湾),向日本德川幕府展示武力。佩里此举是为了与日本建立正常的商贸关系,寻求防止日本虐杀美国商船落难的水手。7月14日,佩里率领约1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登陆,向德川幕府递交美国总统签署的国书,陈述通商请求。次年2月,佩里没有得到幕府的回复,便再次率领舰队停泊至横滨港,向德川幕府示威。3月8日,当佩里登陆与幕府官员会谈时,其舰队游弋在横滨港,以示护卫。上述行动,最终迫使日本德川幕府于3月31日与美国签订《神奈川条约》(Convention of Kanagawa),开放下田、函馆港、承诺保护在日本海域遇险的美国商船上的水手^{[3]390-393}。

通过对巴巴里战争与佩里叩关两个案例不难发现,早期美国海军外交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以投射军力至冲突地区为主,海军仍未脱离其天然的军事属性;第二,行动具有直接性。海军力量的分散性部署,有助于及时对该地区进行军事支援,但往往是小规模的、小编队的支援;第三,其功能主要为开辟或保护美国的海上商贸不受损失。

二、第二次委内瑞拉危机的爆发与美国海军冬季演习

19世纪末期,美国加入了海军建设浪潮中,

并初见规模。美西战争后,美国将自己的势力扩展至加勒比地区,之后又获得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毫无疑问,加勒比地区在20世纪初期迅速成为美国战略利益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加勒比沿海各拉美国家的动荡政治形势,对美国核心利益形成潜在威胁。

1901年,委内瑞拉陷入内战中,动荡的政治和糟糕的经济局面使得委政府无力偿付欧美各国的债务,引发欧美各国的不满。其中,英国和德国强烈要求委内瑞拉偿还其债务,赔偿两国在内战中的财产损失,但这一要求遭到委内瑞拉总统的拒绝。随后,英德两国便酝酿对委内瑞拉采取强制手段以保障自身的经济利益。12月,德国对美国是否会阻挠其干涉计划进行试探。12月11日,在由德国大使馆递交给美国政府的《关于与委内瑞拉之间的争端》备忘录中,德国表示:“如果委内瑞拉不履行债务,德国将采取必要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但“无意永久占领委内瑞拉的领土。”^{[4]192-194}时任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回复:“门罗主义仅是一项禁止非美洲国家在美洲进行领土扩张的政策……并不涉及有关经济层面的纠纷……如果域内国家与域外国家产生了纠纷,在不涉及领土争端的前提下,则不会受该政策的保护。”^{[4]195}之后,德国向英国提议一道对委内瑞拉采取海上封锁的方式,迫使委内瑞拉赔偿两国损失,英国于1902年8月正式同意德国的提议,并向德国建议,“因气候原因”^{[5]153},海上封锁的实施“不应早于11月”^{[5]157}。至此,第二次委内瑞拉危机缓缓拉开序幕。

尽管美国政府在外交上没有采取强力措施阻止英德,但为了防止危机的扩大,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即德国在拉美地区获得殖民地,美国政府早在1901年便已开始着手准备。美国海军总委员会(General Board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y)曾于1901年5月草拟相关演习计划,于当年11月经过时任海军部长约翰·D·朗(John D. Long)的修改并发布。计划中,美国海军以主力舰和巡洋舰的炮术射击训练为始,以模拟两大海上力量在公海上发生作战为终^{[6]34}。同年6月,制定出针对德国的战争计划——“黑色计划”(War Plan Black)。美国海军通过上述行动,构建了应对欧洲国家在西半球威胁美国利益的框架。1902年1月1日,一百余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及一名军医到达库莱布拉(Culebra),携带相应军事物资,

建立营地。6日,工程队到达营地,以“罗斯福”之名命名该营地(Camp Roosevelt)。2月间,美国海军在岛上修建仓库用以存储军事物资,搭建一所小型战地医院^{[7]1976-977}。拟将库莱布拉打造成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军事行动基地,其根本目的是未雨绸缪,用以应对“突然战争”^{[8]416}。同年春季,海军部决定在加勒比和西印度地区常驻一支舰队,拥有5艘巡洋舰,驻扎在库莱布拉。为了贯彻该军事部署,北大西洋舰队首先举行夏季军事演习,检验了主力舰通过海峡的能力^{[8]393}。美国海军的夏季演习,某种意义上是冬季演习的先声,目的是改变分散部署主力舰的方针,初步打造其海上力量核心。

人事上,罗斯福总统任命杜威将军(Admiral George Dewey)领导这次“冬季演习”。1902年6月14日,罗斯福总统写给杜威的信中提到:“这次和平时期的大型演习中,我十分期盼您担任指挥一职。因为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您是称职的。更加重要的是,您的领导不仅对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十分有利于行动。”^{[9]460}老罗斯福在信中如此盛赞他,不仅是因为杜威在菲律宾地区获得的国际声誉,更因杜威主张采取对德强硬的立场。因此,“他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引发德国人的担忧,……公众对杜威声誉的崇拜又逐渐苏醒”^{[10]238-239}。至此,美国海军的冬季演习的前期工作已准备就绪,只等帷幕的拉开,便可发挥其真正效力。

1902年11月间,美国海军北大西洋分舰队、欧洲分舰队和南大西洋分舰队相继到达库莱布拉,“冬季演习”正式拉开帷幕。加勒比海分舰队由四艘巡洋舰和两艘炮舰组成,于11月5日到达库莱布拉,北大西洋分舰队的四艘主力舰于22日到达该地,雷击舰纵队于25日到达,些许辅助船只相继到达^{[11]626-631}。此次演习日程主要有:集结各分舰队、各舰艇到达后的编队、“海上搜索”演练(Search Problem)、编队演练、解散各分舰队。^{[11]478}主要目的是锻炼海军的实战能力,更是对美国海军总集结能力的一次考验。

按照日程,演习的第一阶段进行“海上搜索”科目演练,由欧洲分舰队和南大西洋分舰队组成一支编队,承担袭击者的角色,于25日集结在特里纳达附近的帕里亚湾(Gulf of Paria)。其主要任务是封锁港口,目标是代号“大港”(Great Harbor)的库莱布拉港及其它未设防港口,并在主要

航道内投放水雷。另一支编队驻扎在库莱布拉,负责搜索并拦截上述舰队,并阻止其行动^{[11]647}。“海上搜索”科目演练在12月9日结束,其结果是封锁编队并没有被搜索编队发现和拦截。第一阶段的演习,主要检验突袭行动是否会被封锁编队发现。演习的结果表明:第一,海军对港口的突袭被防御舰队发现的可能性较低,如果他国通过海上进攻,则大概率会被突袭成功;第二,该行动也表明,若美国海军对封锁委内瑞拉的英德编队进行攻击,则成功的可能性较高。

演习的第二阶段训练主要是编队训练:三支舰队组成一支混合舰队,并对舰艇编队队形进行训练。雷击舰纵队也加入演习,训练舰队的夜间攻防能力^{[11]648}。

通过上述两个阶段的演练,美国海军史上首次集结全部可用兵力,进行大编队航行训练。这种训练让海军官兵尽快适应了操控新式武器装备,提升了美国海军的战斗能力。上述演习持续至圣诞节,舰队解散并访问加勒比地区的一系列港口:特里纳达、安提瓜、圣托马斯、库拉索岛等地。30日又重新集结并开始新一轮的舰队编队训练,演习持续至1903年1月5日。

三、英德对美国海军的评估与危机的结束

1902年12月间,委内瑞拉向英德两国发出倡议,请求美国主持调停当前双方的冲突。16日,英国兰斯多恩侯爵明确表示,“当前条件下完全无法接受委内瑞拉的提议”^{[6]175}。出人意料的是,两日后,英国表示愿意接受美国主持的调停^{[6]175-176}。之后,以英国、德国为首的债权国,在老罗斯福的调停下,与委内瑞拉在海牙进行谈判。直到2月14日和谈结束,各方要求得到了满足,英德两国宣布联合封锁行动结束,第二次委内瑞拉事件落下帷幕^{[6]193}。

为什么英德两国会轻易同委内瑞拉进行和谈呢?虽然纷争开始后,两国封锁委内瑞拉的主要港口,禁止船只出入,但两国执行的并非是一项真正意义上的“海上封锁”。这种“温和封锁”(Pacific Blockade)的形式,给予美国外交斡旋的可能。1902年12月12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通知美国驻德国大使查理曼·托尔(Charlemagne Tower Jr.):“美国联邦政府对待此次封锁,应当参照1897年针对克里特岛封锁行动的态度”,“并反对

任何借‘温和封锁’之名妨碍中立国正常贸易的行动”^{[12]420}。这一立场同样也送达至英国^{[6]174}，这表明美国试图从国际法领域对当前局势的否定，从而在谈判中获取更有利的地位。

1902年12月18日，美国驻英大使亨利·怀特(Henry White)向海约翰报告称，“英国首相昨日在下院时声称：‘他认可美国政府关于所谓温和封锁的立场，并表明海上封锁毫无疑问是一种战争行为’”^{[12]454-455}。同日，美国驻德大使托尔报告称：“德国有意向实施一项战时海上封锁来取代‘温和封锁’……并宣称该项封锁将严格遵照查尔斯·H.斯托克顿上校编写的《海上战争法典》中第7款的内容。”^{[12]423}20日，德国正式公布了封锁公告，宣布卡贝略港和马拉开波港处于封锁状态，并要求中立国船只限期离开^{[12]424-425}。英国也于同日公布封锁公告，宣布拉瓜伊拉、卡尼洛、关塔等港口将于“12月25日后处于有效封锁的状态”^{[12]458}。

通过上述外交活动，美国在此事件中获取了主导地位。而这种地位的获取，并非因为美国抗议两国进行的“非法封锁”，更多地是依靠在该地区压倒性的海上优势：英德两国海上舰队主要由轻巡洋舰组成，而美国舰队几乎倾巢出动。更何况美国的炮舰“玛丽埃塔号”(PG-15, USS Marietta)在封锁期间驻扎在委内瑞拉附近，随时汇报封锁舰队的动态。事后，美国海军部盛赞了“玛丽埃塔号”的勇敢行为，认为其“在委内瑞拉危机(Venezuela Troubles)期间停泊在其海岸附近，该舰及其船员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点”^{[11]469}。但在委内瑞拉危机期间，美国政府否认“冬季演习”与委内瑞拉危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星报》(The Evening Star)在12月17日刊登了美国海军部的声明，称：“目前海军部就与杜威将军的舰队命令一事无可奉告，而且海军舰只分散于加勒比地区各港口，仅为分摊海军官兵休假对港口承载的压力。”^[13]美国政府之所以采取这种手段，一方面可以通过媒体等渠道，向外界传递出美国海军演习的信号，并通过这种信号向事件各方施加舆论压力，以求达到支持美国外交调停的目的；另一方面，这种非官方性质的报道，可以给美国政府以更多回旋的余地，避免与英德两国直接冲突。

危机结束后，杜威向老罗斯福就冬季演习进行汇报时，将美国海军与德国海军进行了详细的

对比。1903年3月23日，《泰晤士报》报道：“杜威赞扬美国海军为‘世界一流海军’……更称加勒比地区的演习对德国海军而言具有借鉴意义”^[14]。所谓的“借鉴意义”，是指“美国将其所有战舰组织起来进行这场演习，这本身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并非对德国或其他国家的‘警告’”^[14]。故美国海军部或杜威没有直接对这次“冬季演习”的作用进行评价，但从侧面印证了这绝非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海上演习，它背后蕴含着美国政府对委内瑞拉危机的战略设计与海军支持。

另外，冬季演习持续期间，英国和德国从不同角度对美国海军进行了评估。1903年1月21日，英国海军部提交了一份名为《若与发生美国战争的战略情况概述》(Strategic Conditions in Event of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的备忘录，对在加勒比地区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进行评估。海军部认为：欧洲国家不可能“与美国处于战时或敌对关系的状态下，向西大西洋和加勒比地区派遣一支足够强大的海上力量，用以维持其海上霸权”。且美国“足以阻断我们(英国)与加拿大之间的供给”，并禁止出口美国粮食，否则会“有效减少英国粮食供给的三分之二”。最终，英国人认为，在当前状态下“与美国保持友好的关系是必要的”^{[7]52-53}。

2月19日，德国驻美特使冯·斯坦伯格(Speck von Sternburg)在发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中汇报：“现在美国国内舆论同情处于德国封锁下的委内瑞拉……封锁舰队目击到杜威舰队(演习)的存在，而且杜威的部下们普遍对德国海军抱有敌意。”^{[15]291}3月，德国海军中将威廉·冯·比希塞尔(Wilhelm von Büchsel)制定针对美国的海上作战计划，其中他认为如与美国作战，“德国唯一的战略就是通过直接进攻美国的东海岸地区……造成美国的恐慌与无法承受的经济贸易损失”^{[16]85}。

不仅英德两国对此次演习进行了评估，演习结束后，美国亦对此事件进行了反思。1903年2月间，老罗斯福要求美国海军部向他提交一份美国与德国海军关于海上力量、现役舰艇及舰队的对比。2月11日，上述三份报告递交给老罗斯福，其中从舰艇吨位、火力、舰艇部署等数据进行对比^[17-19]。从数据来看，虽然美国海军在一等主力舰、二等主力舰、装甲巡洋舰数量上落后于德

国,但从火炮口径、地区分布等数据来看,美国海军并不逊于德国,尤其在北大西洋地区,德国舰队以巡洋舰、炮舰等舰艇组成,无法对美国海军形成实质威胁。这为美国政府日后处理拉美问题时提供了参考,即海军作为美国政府手中的“大棒”,为保护美国外交核心利益可以发挥作用。另外,这种对比方式,可以促进美国海军紧跟国际步伐,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海军技术水平。

从形式上看,第二次委内瑞拉危机期间美国海军以“冬季演习”的名义,在加勒比地区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海军演习,且根据海军部的说辞,“演习不针对第三方”。但事实上,美国海军的这次演习,无论从内容的准备、地点的选择,甚至媒体对这场演习的关注度^①,无一不体现出美国政府利用这场演习为筹码,间接支持以美国为首的调停行动,积极干涉英德两国实施的海上封锁,成功达到其预期效果。正如杜威在其简报中提到的那样,“这次演习……对外国势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当下的委内瑞拉事件中。在加勒比地区存在着如此强力和机动的舰队,对我国及海上力量的威信都有极大地提升。”^[20]

四、结语

第二次委内瑞拉危机期间,美国的海军外交呈现出新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与当时的国际环境与海军技术发展密不可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海军概念的扩展,即海军不再仅是纯粹的军事力量,更是国家实力的象征符号;第二,丰富了海军外交的内涵。美国海军的“冬季演习”,并非直接参与了此次危机,但又对危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即“演习”这一国内军事活动,对英德封锁委内瑞拉的事态造成了事实上的影响,并达到预期效果;第三,拓展了海军外交的边界。美国政府不仅将“海军演习”作为其外交活动的形式,甚至1907年集结其海军主力进行全球航行活动。因此,第二次委内瑞拉危机成为美国新海军向世界展示自身实力的窗口,更是改变了美国对海军这一军种定位的内涵,开启了美国海军外交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 [1] 刘绪贻,杨生茂. 美国通史(第四卷):崛起和扩张的年代(1898—1929)[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2] 李春辉. 拉丁美洲史稿:上卷·二[M]. 北京:商

务印书馆,1983.

[3] John C. Fredriksen. Chronology of American Military History: Independence to Civil War, 1775—1865: Vol. 1 [M].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2010.

[4] USGPO. Papers relating to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1901 [M].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2.

[5] George Philip.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I, Series D, Vol. 6 [A] Washington D. C.: 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 Inc., 1992.

[6] Henry J. Hendrix. Theodore Roosevelt's Naval Diplomacy: the U. S. Navy and the Birth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M].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9.

[7] USGPO. Annual reports of the Navy Department: 1902 [R].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3.

[8] Howard K. 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 [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6.

[9] Letter from Theodore Roosevelt to George Dewey [DB/OL]. (2012-04-12) [2019-05-16] <https://www.theodorerooseveltcenter.org/Research/Digital-Library/Record?libID=0182533>.

[10] Vernon L. Williams. George Dewey: Admiral of the Navy [M] // James C. Bradford. Admirals of the New Steel Navy: Makers of the American Naval Tradition, 1889—1930.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0.

[11] USGPO. Annual reports of the Navy Department: 1903 [R].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4.

[12] USGPO.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1903 [R].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4.

[13] Orders to Dewey's Ships [N]. The Evening Star, 1902-12-07.

[14] Admiral Dewey and the German Navy [N]. The Times, 1903-03-30.

[15] Johannes Lepsius, Albrecht Mendelssohn Bartholdy, Friedrich Thimme herausgegeben. 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 1871—1914, Band 17 [R]. Berlin: Deutsche Verlaesgesellschaft Für Politik Und Geschichte M. B. H., 1924.

[16] Holger H. Herwig, Politics of Frustration: the Unit-

① 保罗·S·赫伯在其研究中发现,当时美国军事部署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导致美国国内舆论对委内瑞拉危机深切关注,从而向英德双方施加压力。具体参阅 Paul S. Holbo. Perilous Obscurity: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Press in the Venezuelan Crisis, 1902—1903. The Historian, Vol. 31, Issue 3, 1970.

ed States in German Naval Planning, 1889—1914 [M].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6.

[17] Comparison,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 naval forces [DB/OL]. (2012-04-12) [2019-01-10]. <https://www.theodorerooseveltcenter.org/Research/Digital-Library/Record?libID=038220>.

[18] Comparison of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 fleets [DB/OL]. (2012-04-12) [2019-01-10]. <https://www.theodorerooseveltcenter.org/Research/Digital-Library/Re->

cord? libID=039410.

[19] Ships in commission;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DB/OL]. (2012-04-12) [2019-01-10]. <https://www.theodorerooseveltcenter.org/Research/Digital-Library/Record?libID=040428>.

[20] Seward W. Livermore. Theodore Roosevelt, the American Navy, and the Venezuelan Crisis of 1902—1903 [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No. 3 1946.

Transformation of U. S. Navy Diplomacy in the Second Venezuela Crisis

CUI Delong^{1,2}

(1. School of His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Xinxiang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0, China)

Abstract: From 1902 to 1903, in order to force Venezuela to return the debts, the European countries headed by the U. K. and Germany sent troops to block its main ports, which caused the second Venezuela crisis. In order to solve this crisis,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gathered its naval warships which could possibly be employed to perform the winter maneuver in the Caribbean waters, and named Admiral Dewey as Commander of the whole fleet. This maneuver deepened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employment of sea power, supported its diplomatic activities, formed a de facto deterrence to the U. K. and Germany, and finally forced them to accept American diplomatic mediation, and to solve the debt problem by negotiating with Venezuela, which then avoided the crisis evolving into the military conflict between the European countries and American ones.

Key words: indirect deterrence; naval diplomacy; maneuver of U. S. Navy; the second Venezuela crisis

(责任编辑 雪箫)